

丁贤玉

# 冰河里的春天

又见冰河,宛如一场圣洁的梦。

冬天还不肯转身,眼下的冰河就是最好的例证。冰层覆盖着河面,望见的都是透明或白的颜色。太阳柔和地照着,风贴着冰面从对岸吹来,吻了我的面颊,又自顾地去了。我兀自立在

河岸,显得稳妥而安宁,像一堆旧年的草垛。

记忆里,冰河是遥远的温暖。那时,我还小,记得冬天格外地尽职,差不多每年都用冰把小河封住,闪着耀眼的光。我和小伙伴除了堆雪人、打雪仗、玩冰溜子外,还常常跑到离家

不远的河边去玩冰。在我们眼里,冰是水做的玻璃,它透明纯净的品性很对我们的脾气,让我们喜欢。每人敲一块,双手捏住边沿,贴近脸而使动哈气,比赛看谁先吹通它,却把自己先给吹暖了,全身冒汗。更多的时候,我们站成一

我们翻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刊,常会看到昔不如今的论调。那时似乎在向人们传播着这样一种观念,就是今胜于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那时候在人们眼里的古人,除平民百姓外,好人不多,大部分都是拥护帝王的。我那时的一位老师曾这样告诉我:“你可千万别读古书,中毒深了可出不来。”我那时深以为然。转眼30多年过去,我听到看到的论调变得复杂起来,似乎时常可以听到人们议论,今人道德沦丧,做人没有标准,古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楷模,180度的大转弯,真是验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

前几日,我又找出《看云集》读,其中一篇《伟大的捕风》,文章开头处就讲到人心不古这一现象。作者引的例子都不是中国的,他是借外国人的话,讲他自己的想法,按此推理,当然也应是中国的事情。我现摘录下来:“中国人平常有两种口号,一种是说人心不古,一种是无论什么东西都说古已有之。我偶读拉瓦尔(Lawall)的《药学四千年史》,其中谈及世界现存的埃及古书,有一卷是基督前2250年的写本,按中国算来大约是舜王登基的初年!)里边大发牢骚,说人心变坏,不及古时候的好古,可见此乃是古今中外共通的意见。”看到这里我才知

叶延滨

# 甘沟



那年我一到这个地方,便觉得这个地名也错了,应该叫干沟。这的确是一条干涸的大山沟。在延安南面的富县,从茶店子向东,走60里到一个叫任家台的地方,这是军马场的场部,从场部再往东走2里,向北一拐,就进了甘沟。沟里可以种包谷,在我们来以前,老队的农工就让满沟的包谷长出来等我们收割。走完了这条沟,就到了队部,人称甘沟二连。在这个地方,我只生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但这是我从农村来到的第一个国营单位。拿工资,每月27元。吃国库粮,尽管还是干农民的生活,活马种庄稼。时间是1972年秋。

在地图上,你今天也还是找不到这个地方,这么七拐八绕。甘沟的实际位置是在一片原始林区中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在这里干活的情形,因为我在农村当过生产队副队长,所以在这儿很快成了“好样的”,上调到总场去看仓库。我看仓库的地方还是在这片原始林区,但我是新职工中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心情如范进中举,如果不是从甘沟上调场部看仓库,而是从北京放到这里来看仓库,我就不是范进而是林冲了。事情没变,起点变了,心地也就不同。说到这里,想起有人说老三届的人有特殊性,我看这其中有这么个道理:下了十八层地底的人,只要往前走,就一步上一层,层层新天地。话说远了,还说甘沟吧,说说我还记得的几个人。

有两个北京知青是从安塞招来的,一男一女。他俩一来,大家就看出这是一对相好。混熟了,知道他俩是在一个队里插队。再熟了,知道这个队就只有他们两个知青。真熟了,才知道队上只给了他们一孔窑洞。为什么

不多给一孔?穷,队上没有钱多砌。怎么住?一个大炕,中间用大箱子隔开,一人一半。于是,大家啊地一声,说的,装作明白了,听的,装作听懂了。这件事在连里曾让知青男和知青女们着迷地幻想了一段时间,他俩的插队滋味自会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番天地啊。不过,大家对他们的想象是偏向于浪漫而非下流,因为他们在多次招工中,只招男时,男的没走,只招女时,女的不去,于是双双来到我们这个甘沟二连。上次看《孽债》,我就想到他俩,《孽债》是海派故事,而他俩是京派言情。

我们的排长是老职工,他升任排长就算干部了,军马场与军队的规矩一样,排长就是干部,而班长还是工人。大家都知道,他当排长的一个原因是他娶了场长的千金,是驸马爷。驸马爷不是自由恋爱当上的,是经人介绍,让场长看上的。驸马爷只当了半天,婚礼后,夫妇进了洞房,不到一个时辰,驸马就被赶出家门。第二天俩人去办离婚,一进门,女的就说,他是个流氓,一上床就对我耍流氓!民政部一边听一边开离婚证,男的还没开口,这婚就离完了。排长说到这,就笑,是个石女嘛。驸马撤了,不能把排长也撤了,他就从场部调到甘沟来了。

另一对就亮色得多。男的是从老军马场调来的老机耕队长,队长夫人是北京知青,用知青的方式评价:漂亮,条也好。盘是指脸,条是说身材,算得上是军马场花场。调皮的知青把军马场的民歌稍加改动,放声歌唱:“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还有一枝花……”那机耕队长模样实在太一般,得到这么一个妻子是什么原因?一个说法是自然原因,原先的那个军马场地阔天宽,机耕时节,拖拉机开出去,可以睡上一觉,醒来也没到地头,转过车头,再接着睡,也绝对不会出了地头。这女知青是他的助手,整天孤男独女,又没有放不下心的事,就自然成了一家人。另一个说法是社会性的,说女的是个高干子女,被打倒了,无家可归,死了一条心,找个根红苗正的“工农兵”。

想起他们,觉得生活真是比故事更奇巧啊……

刘定山 温庆福

# 定王台与孝文化

长沙古迹,若论其古,当推贾谊宅、定王台。贾谊宅是文人凭吊的胜地,定王台则是孝文化的标志,中国传统美德的里程碑。贾谊宅已经修复,更名贾谊故居,而定王台则只有有心人才能在长沙市图书馆旧址台基处觅到一点痕迹。现在有人提出重修定王台,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大好事。曾寻踪觅迹,并从史籍中寻根溯源,从中深受教育和启发。夏献云曾撰《长沙定王台联》云:春陵之信信嘉哉!岂知东汉中兴,早已攀基在贫困;贾信有良相见否?太息南湘不返,未能留待辅贤王。

春陵,汉长沙县有春陵乡(今湖南宁远县西北),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刘发之子刘买为春陵侯,置为春陵县;汉元帝时,刘买之孙刘仁徙封至南阳之白水乡(今湖北枣阳县东),仍为县侯,也置春陵县。联中所指为湖北春陵。王莽末年有谶语说:“荆楚当兴,李氏辅之”,又有望气者说南阳有天子气。贫困,指长沙国。当时湖南尚未开发,故称贫困。上联说,春陵这个地方有天子气这种说法确实很美好,但怎知东汉中兴早已在贫穷的长沙国就奠定了基础呢?贾谊曾担任西汉初异姓诸侯王吴楚的太傅,死后不久,景帝即封刘发为长沙王。所以下联叹息他不能再返南湘,留下来辅助贤明的长沙王。

那么,为什么说东汉中兴,并非因为有那美好的天子气,而是因为早在长沙国就奠定基础了呢?这就得从刘发说起。

刘发是汉景帝第七个儿子,刘发的出生有个传奇性的故事。《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怀孕),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发,有“事后发觉误幸唐儿”之意。只因这一“误幸”,才有了汉朝皇室后来最兴旺发达的一支。等到刘发的第六世孙刘秀成为东汉中兴世祖,复兴汉室达200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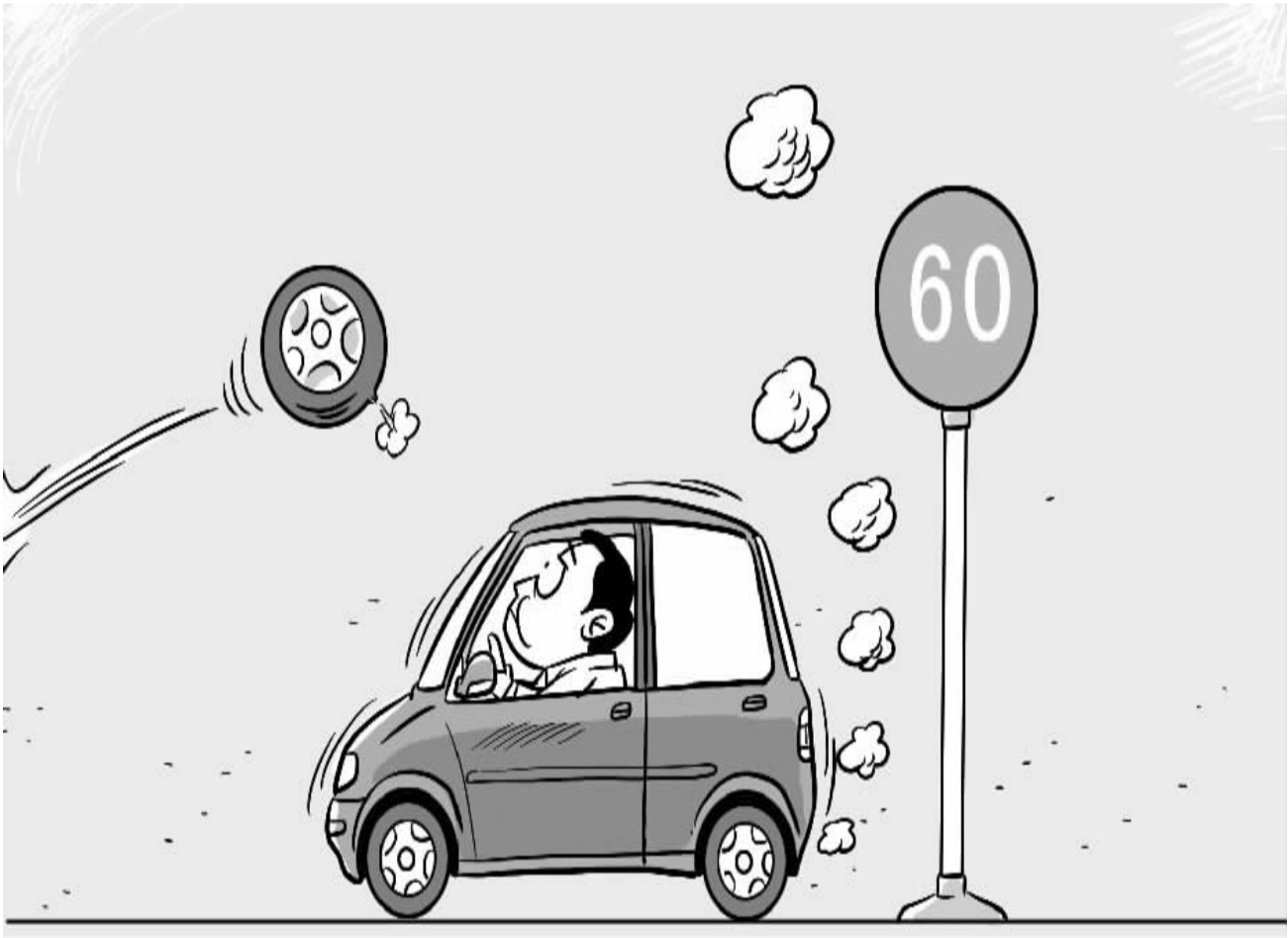
可是,由于刘发生母地位低微,他也不受重视,还得认程姬为母。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同时封他的六个儿子为王,五个兄长都对在富裕发达的中原地区,只有他被封到当时人烟稀少的今湖南溆浦县以东、衡山

县以北的狭小地区作长沙王。李白有诗云:“七郡长沙国,南连湘水滨,定王垂袖舞,地窄不回身。”史书载:在景帝召见宴饮时,诸王舞拜,唯定王垂袖以示,帝奇之,问其为何,定王答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纵观西汉,从高祖刘邦至汉平帝共历12朝代200年左右,所封诸侯数以百计,其子孙大都横行霸道,很少有成才争气的人物出现。倒是这位不受宠爱、不被重视的长沙王代代相传。长沙王刘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地理环境下,虽然难有大的建树,但他使社会安定,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因此刘发死后谥为“定王”,定者,安也。

刘发的孝思更传为千古佳话。相传,刘发从临湘(今长沙市,长沙国都城)运送大米去长安,命送米者再从长安运土回临湘,选择城东高地筑台,以便时登台眺望母程姬及生母唐姬墓。临湘距长安3000里,运土筑台应该是象征性的,母亲墓也是望不到的,但这份孝思却感人至深。刘发死后,这座台才被称为定王台。据《太平寰宇记·一一四·潭州长沙县》,又名定王庙、定王冈。

“父母者,人之本也。”忠孝传家,人才辈出,这才是东汉中兴最根本的基础。中国的孝文化起源远古,舜就是一位大孝子,但大规模地崇尚孝道,则自汉朝始。汉代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认为孝道是“至行”、“大伦”的体现。不孝,就是“怨乎至行,违乎大伦”,成书于汉朝的《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条),而罪莫大于不孝。”汉代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并且奖励孝行,认为不孝者必不能忠,专为孝行昭著者设一选举科目,与廉合成孝廉。这样就形成了崇尚孝道的良好风气,成为美德,直至今日。而定王台,就是一个表达孝思、崇尚孝道的生动例证。

定王台,一座塑母台,思亲台,毁于抗日时期战火,遗迹也已淹没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我们呼吁恢复重建定王台这一历史文化丰碑。我们期待这座古迹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得到继承和发扬。



过于追求速度是危险的。

漫画/赵春青

去年是我老伴结婚50周年,全总老干部局为我们在大北照相馆拍了金婚照,与我同行的全总老干部局井崇德同志热情地对我说:“你和老伴到海边度个夕阳蜜月吧。”于是,我们来到了北戴河海滨。

人说不到大海里就等于没来北戴河。老朽不会游泳,也不能把孩童时的“打狗刨”施展到大海里,只能做一个海滩上的观察员。云淡浪卷,金滩海蓝,海风吹海浪涌,朵朵白云绕海边。波涛、浪花和涛声,演奏着大海的三重唱。波涛是前行者的动力,浪花是拼搏者的呐喊,涛声是成功者的欢呼。

天刚鱼肚白,服务员5点就叫早起床,大家到海滩看日出。5点50分,太阳从东方的一个岛屿上露出来。由于岛屿有一片薄云的遮挡,没能看到从海上升起的一轮红日。昨天大海教我包容,遗憾又是向往明天的动力。我无怒无悔,因为等待和期盼是生命的无限延长。

太阳冉冉升起后,游泳的人们纷纷跳进海里。有朋自俄罗斯来。这是俄罗斯斯凡人的旅游团队,他们和大海有个约定:天天早晚坚持“一日三游”,还是老、中、青、幼“四结合”。他们与大海、沙滩和日光热恋着。一位素不相识的秦皇岛摄影家为我和老伴拍下了以沙滩日浴浴为背景的一张照片,作为中俄游人友好相遇北戴河的纪念。我也为一位5岁的俄罗斯小女孩拍下了一张蹲在沙滩上微笑眺望大海的《童趣》。为小女孩按下快门

## 资讯快递

本报讯(记者车辉)近日,由成城国际控股集团主办,北京吉人德文化艺术中心承办,文化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以“迎新春,祖国颂”为主题的著名书画家艺术交流

排,各捡一块瓦片,攥足劲,发一声喊,贴着冰面飞出去,“哧”——没了影。失去目标,我们的目光就顺着巨大的冰面散开,思绪便在那一刻飞翔,飞到春天要来的地方去了。

果然,过不了多久,春天就迎着我们的目光来了。那时,太阳对人更亲热,地气逐渐变暖。风也是,吹在脸上不冷,像母亲印上去的一个吻。我们仍旧去往日的河岸,“玻璃”早已消融,化作一汪柔情的水,与我们友好地对视,把我们幼小的心灵都打动了。我们用瓦片打水漂,用笑声逗鱼儿,目光抚慈残荷,期盼它快快苏醒,好陪伴我们玩耍。

今立河边,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冰河依然如故,透明而清澈;而我早已年过不惑,我的眼睛,还有心灵,已不复当年的清纯,附了太多世道的忧伤与浑浊。我想,这大概是

林凯

# 通病

道,原来不仅中国人动不动就说什么人心不古,外国人也是如此理解今人今事,古人古事,看来这是人类的通病。所以今不如昔论,是真是假,也是不可随意人云亦云,需要思量再三。

今不如昔的说法表达的是,新的东西不及旧的东西,这里边掺杂着一个观念的变化。我们不在此讨论这种观念变化的复杂现象所形成的来龙去脉,我只想这个论调在中国的泛滥,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东西都不如过去的好的,只有科技在进步,其余的都在退步。举个例子,比如说艺术,人们都说今人比不上古人。比如说文学,人们也会说今人没有谁能比上一辈强,有谁能比上一辈学问大,好像今人都是一群饭桶,随后就给今人扣上浮躁、不谦虚等等贬损的帽子。而事实上果真如此

相离冰河太久的缘故吧。打量之下,感觉小河也有一些变化——变窄了,变小了,窄小得似乎张开双臂就能把她抱在怀里似的。这是因为在我们心底,对故乡抱有深深的依恋、感激和反哺情结,不由自主地将故乡的一切浓缩

母亲告诉我,小河曾救过村里人的命。上世纪50年代末,天下大荒,我们村却度过了这场饥荒。当年的生产队长在县里开完“放卫星”会议后,马不停蹄往家赶,在当晚的社员会上,面对有气无力、皮包骨头的乡亲,队长当即宣布:“下河找食,活命要紧!”“河里有啥呢?有鱼虾,有河蚌,有黄鳝,有莲藕,有菱角,有小白菜……小河是我们村里天然的大食堂。于是,有人摇着小舢板,有人撑着鸭溜子,有人划

吗?依我看未必。今人也有英才,只是因为你的眼力不够,辨别不出好坏,所以你也就评判不出古今好坏的高低。就跟当年齐白石一样,也有许多人骂他,贬损他。大画家黄秋园就更惨了,有的人形容当时可以拿两个油饼换一张黄秋园的画,今天你拉两卡车油饼连黄秋园画的一个角都换不来。当时有些名噪一时的人物,今天又有几人能记得他们呢?没有人记得。这就是历史跟人类开的玩笑。

但是有一点历史是不跟人类开玩笑的,而且很严肃,就是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一定会永存。即使当时的社会不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被人们认可。那些动辄就谈今不如昔或是今胜于昔的人,可以说在思维方式上是庸俗的。法国17世纪的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平庸的人是发现不了人与

着膝盖,甚至有人歇一只洗澡盆,用尽各种办法在小河里找吃食,寻活路。小河不仅挽救了本地人,便是外地那些无法过活的人,也纷纷投奔到我们村里或小河沿岸来,靠小河的喂养安然度过了饥荒。难怪很多人都把家乡的河称为“母亲河”,这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了。

眼下,小河静静地安眠在冰雪之下,温婉洁净,一如她的品性。小河累了,她需要静养,需要补充。一朝金风玉露,小河就会从冬的冰封中湿一。那时,她定是孕育了春天的种子,在春风和暖阳的抚慰下日渐丰茂,与河岸上碧绿的青草,田里茁壮的禾苗,村庄里浓郁的林荫,山坡上绚丽的春色,遥相呼应,竞逐风流,共同勾勒一幅唯美的画卷。

太阳凌空,冰河上传来“咔嚓”的声响,我分明听到春天走路的声音。

人之间的差别的。”这话说得千真万确,有的人因自己平庸,往往会联想到周围所有的人都平庸,即使他身边站着的是伟人,也看不出来,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眼力和修养。但是有一个人了不起,就是徐悲鸿,能尊崇齐白石的才华,在当时需要高水平的艺术鉴赏力和对艺术认真负责的精神,不因人废画,也不因画废人,不因谁是名人就吹捧谁,也不因谁不是名人就贬低谁。齐白石伟大,徐悲鸿同样伟大。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出时代的英才,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那些动辄讲今不如昔或今胜于昔的人,其论调在我看来,他们缺少三种品德:一是学习;二是思考;三是睁大眼睛。他们不但对今天不负责任,对历史也不负责任;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别人也不负责任。



马海

# 街头卖艺人

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头,时常可见形形色色的卖艺人。

在街头卖艺以谋生路,并不是新事物,似乎古已有之。据各种文本和影像显示,在街头卖艺的行当花样非常繁多,是人生存立命的一种方式。就我见到的街头卖艺人,就已是五花八门:耍杂技的,弹吉他的,拉琴的,表演气功的,为人画像的,卖字的,编织粽叶蚂蚱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些街头艺人给本已杂乱的城市增添了另一种风景,虽说有时也会影响街头秩序,但这确是人类生活的真实体现。况且街头艺人以劳动的方式获得报酬,不偷不抢不骗,胸怀宽广的城市理应给这些人一个生存空间。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决定了街头艺人的处境。当下,街头艺人的路走得异常艰难,生存下去极不容易。在很多眼里,街头艺人几乎可以跟乞讨业等号。卖艺与低贱、卑微、落魄联系在一起。今天的城市人生活在快节奏时代,习惯了各种卖艺人,逐渐漠视其存在。或者说今天的人看够了银屏上高水平的表演,街头不入流的卖艺人难入其法眼。除非是新奇而具有水平的表演,方可留住人们的匆匆步履。

那日在昆明南屏街上,见到一个少了一条腿的中年男人,在天桥下的地板上,用彩色粉笔画一幅10平方米左右的巨幅蒙娜丽莎像。当时我正经过天桥,从高空俯视,那画的效果极佳,具有油画的质感,深深地吸引了我。在画的旁边,驻足观望的人越来越多,兴许是卖艺者的独特手法让路人产生了新奇感,竟然有人蹲在画旁边留影呢。这本该让卖艺人自豪的场面,却使卖艺人高兴不起来——他放在地上的一个帽子里的钱并不见增加。观者一律带着惊奇的表情围观,但没人解囊。我走出去不到百步远,又见到一个双腿残缺的人坐在人行道上用粉笔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每块地铺一个字,标准的宋体字,20多米长的人行道布满了卖艺者的手笔,其壮观程度不亚于独腿艺人画的蒙娜丽莎,但投钱的人仍然少得可怜。

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流人影,衬托出街头卖艺人的冷落孤独。快速走过卖艺人身边的人,都在奔忙不停,他们可能去上班,可能赴一场宴会,可能要洽谈一笔生意,可能到广场遛狗,但绝不可能是来欣赏街头艺人的,他们太忙了。偶尔几个停下脚步的,那也是凑热闹看稀奇的困人,听完曲子看完表演就走人,不会掏腰包撒碎银子。

不同的是,在欧洲各大城市的街头,卖艺人也不少,但处境就不一样了。据说,欧洲街头的卖艺人中,不少是贵族阶层,只是他们乐于过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四处流浪,展示自身特长和魅力,生存没有压力,获得围观者报酬只是为了使自己开心。即使是流民白丁的卖艺人,也活得有尊严,并不低头乞求路人施舍。欧洲城市居民也把街头卖艺人看做一种正当职业,当卖艺人为自己带来快乐时,自觉地给他们报酬是一种素质的体现,因此欧洲街头的卖艺人长盛不衰,真正成为了一道风景。

## “迎新春,祖国颂”艺术交流笔会在京举行

笔会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汇聚了杜军等一大批著名书画家,他们现场创作了100余幅佳作。成城国际控股集团董事长成清波表示:“进行书画艺术

交流是弘扬书画艺术、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形式。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我们希望通过文化艺术交流为载体回报社会,为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